

散文獎

初審會議・評審意見

王盛弘：本屆參賽作品題材多元，除一貫常見的親情、友情、愛情等主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身在各類職場如航空業、安親班、外語補習班等行業的個人處境，以及人夫、人父的男性書寫，這是對社會形態的反映。另外，近兩年全球籠罩疫情之下的個人內心活動、人際關係互動，乃至於社會樣貌的微妙變化，都有所觸及。表現手法上，樣貌趨於一致，多擅長敘事，多偏愛絮絮叨叨，多描述大量細節，營造出浮生絮語的情調，優點是腔調常常迷人，但在結構上、素材的取捨上，普遍有易放難收的瑕疵，稍覺鬆散，儘管如此，佳作仍然不少。

楊隸亞：這次的閱讀評審過程，有幾篇散文特別出色。包括對同婚議題更深入推進的探討，以及結婚多年深陷麻木生活的夫妻關係，還有透過服飾小物串聯隱喻兩代之間的親子議題。這些出色的散文，皆著眼於日常生活最平凡之處，真摯吐露的感情讓文章極為不凡。

李欣倫：閱讀這批散文稿件，有因疫情帶來的新生命經驗，但多半仍是聚焦於原始的情感記憶，即使歷經疫病、隔離和種種磨難，獨處空間卻能遊走他方、回看歷史，對自我、憂鬱、身體、創傷、欲望的反芻及反思，重新凝視並試圖改寫與家庭、伴侶、親子、寵物、同事間的關係，從中演算出「我」的多元可能。

楊富閔：今年林榮三文學獎徵件期間，幾乎就與疫情同步發生，閱讀這批稿件：或者讀到作者對於外在變動世界的直切應答，也有反向操作、更加用力深掘自我的傾向。這些現象都在擾動既有的文學定義，同時逼迫著我們去思考文學與疫情的關係。

林達陽：是近幾年評審經驗中最艱難的一次，稿件素質整齊，題材跨度頗廣，包括常見的親族敘述、同志書寫、職人心事、移動經驗、疾病與身體的隱喻等，都能以獨特口吻經營出很高的辨識度，聲色鮮麗口氣淋漓，是非常豐盛的評審閱讀經驗。

言叔夏：這次分配到的稿件，文字與謀篇的技巧水準都在一定程度之上，難以抉擇。在題材方面，親情仍是最大宗，如何在類似的故事中挑選切入視角成為作品能否突出的關鍵。同志、女性身體書寫也是近年文學獎經常出現的主題，結構謀篇都有可觀。另外，這兩年受到疫情影響，許多來稿涉及疫病裡人與人的距離、精神狀態等素材，今年也不例外。然或許疫情已漸成世界的常態，今年在相關議題的處理上，好幾篇都處理得極為成熟有致，不是單一主題的書寫而已，常能發散、與個人私我的經驗產生連結。

■因本屆初審會議採線上進行，故由評審交來書面評審意見。

散文獎

複審會議側記

記錄◎黃秉睿

黃麗群認為這次有許多作品在修辭上都有過度用力的現象，甚至超過文字所要承載的，所以，「我會更偏好素淨，精準的語言。同時，其他文學獎中也會觀察到：很多文章都像同一個人寫的，大家使用同一種抒情方式，包括語言的節奏或固定的詞彙，格式化的狀況很明顯。雖然都寫得不錯，沒有太多技術上的問題，但用什麼路徑去寫，似乎變成一種套路。很多稿子會讓我感覺到作者及其意見都被語言給蒙蔽，甚至他可能沒有意見，但擁有一些格式化的語言。」因此，「我會特別去挑比較能掙脫世代慣性的作品，每一個世代都有自己的書寫慣性，如果作者能有掙脫的意圖或表現，我會比較偏好。」

張惠菁同意黃麗群指出部分作品語言過度用力、受到語言束縛，除此之外，「有些文章會特別感覺到有一個命題，作者在命題之下寫好寫滿、關乎主題的方方面面都有寫到，這樣的文章滿多的，也能讀見其用心，只是這一次我傾向不選擇這些。我最喜歡的幾篇，都有一種不對稱性，它可能不是刻意為之的，這種並非『寫好寫滿』的『格套化』所產生的情感，我覺得特別好。」在書寫主題上，雖然家庭關係仍為大宗，但也有不太一樣的題材，比如南向主題或經歷過語言切換的經驗等，「可以看出寫作者的時代性，甚至像公務員這種平常看來無趣的主題，也能以年輕人的體會寫出來。」

凌性傑認為，要選出最終值得進入決審的篇章，頗費猶豫與掙扎。他將此次參賽作品書寫主題歸納成幾個面向，「第一類是家庭親情書寫，仍屬比較老派的敘述模式，似乎一定要有成長跟領悟，這樣很難跳脫家庭關係的梳理；第二類則或許因為疫情，寫疾病與憂鬱症的非常多。不過，書寫憂鬱症的作品讓人感到作者還困在裡面，好像有股力量要把讀稿子的人也一起拉陷進去；第三類則與情欲有關，不管是男同志、女同志或女性身體的自我覺醒，這一類往往比較能彰顯個性。」他特別喜歡兩篇與公務員相關的作品，「公務員生活最難寫，一般人覺得無聊瑣碎，我很喜歡那些貼身觀察。」此外，「因為字數限制，大部分文章的節奏都不是太好、拖得太長，原本應該在兩千五百字或三千字就寫完的作品，往往拉到最滿，過於冗長的敘述破壞了文氣和節奏。我最近偏好聊天感較強的散文，因為很多文學獎參賽散文會變成說故事比賽，若以聊天方式交換人生經驗，不要說得太多、太滿，讀者較能回味、且有記憶點。」

散文獎

決審會議紀錄

記錄◎謝麗笙

紀錄片式的靜觀凝視

時間：二〇二一年十月六日下午二時半

地點：《自由時報》一樓會議室

決審：石曉楓、陳素芳、陳義芝、張瑞芬、蔡逸君（依姓氏筆畫排列）

會議開始，基金會報告收件情形，本屆共收到四百七十七件來稿，由言叔夏、林達陽；李欣倫、楊富閔；楊隸亞、王盛弘等六位委員分三組進行初審，選出五十三篇作品進入複審。初審委員得以不限篇數，推薦心中值得進入決審的篇目，於複審時參與計票。再由凌性傑、張惠菁、黃麗群等三位複審委員，選出十七篇作品進入決審。決審委員推舉陳義芝擔任會議主席，並針對本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審重點。

蔡逸君：這批作品「反璞歸真，去雅還俗」。一般文學獎很少出現這種態度，參賽者沒那麼刻意

雕琢文字，不曉得是不是建立起傳統？可能劇情片看太多了，現在喜歡紀錄片，每個凝視，每個靜觀，剪裁出來的意義，都需要讀者解讀。這讓書寫跟閱讀者都回到比較好的狀態——不同於網路的快速閱讀，一頁只掃過一、兩行，尋找刺激、耀眼的亮點，沒辦法讓人靜下來好好讀一篇文章；這批散文的特性是紀錄片式的靜觀凝視，定格在某一個畫面，慢慢看，也非得這樣才能看出它的趣味，這種表達方式累積起來的質樸力量，我非常喜歡。

陳素芳：讀作品，我注重幾個面向：首先，不論面對生活、情感、現實、人物，文字的表述很重要，是否描寫到位，是否簡潔流暢，避免疊床架屋，是我在意的部分。再者，作者企圖透過文字表達什麼？文學獎作品常反映出一種社會現況，每個時期有不同流行題材，比如這次的同志主題，已超越過去同志書寫的範疇。當讀到類似主題時，我會在重點在哪，剪裁是否恰當，觀點能否令人耳目一新；若題材少見，寫得讓我會心而沒有阻隔感，就會加分。最後是結構，鬆緊是否合度？有些文章看似扣緊題目，但線索過多，結尾勉強收束，有點跑野馬；有些結構很嚴謹，但是否緊得沒有鬆弛餘地？大部分作品文字都很好，但讀完能否讓我有所感受，也是我在意的。

張瑞芬：這批文章好壞差別頗大，讀起來很有衝擊感。整體來說，疫情之年，許多傷病書寫，以及男同志女同志生病受傷懷孕等各式各樣較特殊的情況。旨意多是隱晦的，節奏和主題發展不那麼清楚，這幾年散文寫法不曉得是否趨向以隱晦為美？舉個例子，如果讀完第一頁，還無法知道敘述者性別，會引發我閱讀的不安，感到有點焦躁：是作者少給線索，或我遺漏了什麼細節？另外，情節要合

理。尾韻也很重要。整體書寫感覺有點暗黑，比較陽光、幽默的題材少見，不曉得和疫情有關？這是一個一意多觀的時代，表現方式在變，我們閱讀作品的方式也需要改變，用更寬廣的心態看待，因此評審也是在受教育。最後，如果一篇文章文字非常好，但寫了五個錯字，就有點多了。

石曉楓：確實這批散文大多是返璞歸真之作。需要讀者耐下性子慢慢讀，可能情感表現沒那麼強烈，只是生活事件的鋪敘，要從文中尋找蛛絲馬跡。對於散文的美學標準，我一直在微調中，或許跟時代和人生經驗、歷練多寡有關。年輕時很喜歡意象鮮明、譬喻強烈、結構完整的作品，現在我比較喜歡自然的流動感，不一定非常工整漂亮，而是思路和情感節奏流淌出人性。有些作品讓我讀到了這種流動感，有些則情感過於隱晦，讀完只能說「已閱」——我知道了一件事情，但沒有被打動。我喜歡的散文是在有限篇幅中，層次豐富，敘述自然，最後還帶有味。

陳義芝：真的能夠感動，大概是對作品最終的要求。怎樣引發共鳴？處理的題材以及表現方法，都有影響。文學獎的目的，或許就是可以激發出更大的創造力。這次有些題材頗爭奇鬥豔，讓我看見不同人生視野，這是不讀文學作品，我的現實人生裡沒有的。當然老題材也很值得寫，但必須寫得更深刻。至於「質樸」，或許就是我們要求作品的厚實與精準，不一定花裡胡哨或有炫目的語詞，但要有駕馭語言的能力。雖然對文學作品還有其他要求，但駕馭語言做為基本功，是很重要的評審標準，亦即，表意要清晰突出，不能模糊做作，語詞不能刻意矯造，也不能瑣碎敘述後突然來幾句自以為深刻的結論。四千字算是很長的散文篇幅，可以容納很多，如果能安排層次，每一段都有不同的

進境，而不讓人讀了疲憊，那就更好了。

經評審協商，決議首輪每人不分名次，圈選三篇，結果如下：

一票作品

〈內向雨林〉（張瑞芬、蔡逸君）

〈我們的衣櫃〉（石曉楓、陳素芳）

〈沙漠之春〉（石曉楓、陳義芝）

一票作品

〈天狗〉（陳義芝）

〈搬家〉（蔡逸君）

〈封閉和弦〉（石曉楓）

〈變形記〉（張瑞芬）

〈無損害〉（陳素芳）

〈螢火蟲之墓〉（張瑞芬）

〈微城〉（陳義芝）

〈一天〉（蔡逸君）

〈再見房東〉（陳素芳）

○票作品

〈弄我〉、〈享年八十四〉、〈鐵捲門〉、〈瘤〉、〈一小片鈦金屬風景〉

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評審針對一票以上作品討論。

一票作品

〈天狗〉

陳義芝：這篇把男同志關係、心理都舉重若輕寫出。我雖不了解內情，但就文本來看，很真實寫出砲友或婚姻市場是怎麼回事。裡邊雖不同於過去的主流，但也有一種時代轉變後新的人生觀。開頭枕在砲友腿上，這砲友要去結婚了，最後又回到枕在他腿上，用同樣動作形成文章結構。何謂「天狗」沒有明說。筆調有趣，譬如他跟砲友爭執後的「互動」，「我漁翁得利」，真的是妙在啼笑皆非。整體來說，這題材展開了我現實之外的視野，滿有意思。

石曉楓：我很喜歡這篇的氣口（*kuai-khau*），敘事語調很有個性，敘事者似乎有點傲嬌。收尾非常動人，彷彿肉身證道，寫出了愛或做愛當中的荒涼感。可惜前面太多短段落，文氣不太順，寫到同婚部分之後慢慢散掉，有些缺陷。

蔡逸君：「天狗」一方面指中國文化的凶星，一方面又指日本形象的鼻子，但沒有扣緊，只有

兩、三句提到，意象不明。此外它想處理的議題太多，反而變得虛晃一招。當然這篇很精采，非常俏皮活潑。

陳義芝：我將「天狗」解釋成文中提到的鼻子，同時也是身體性器官。

陳素芳：有些寫得很精采，雖然情節是可以預知的，文句會帶來新奇感。但作者的提問，讀來沒有特殊感受。

張瑞芬：旨意不太明確，前面簡短的句子有點輕佻，中間又穿插一些比較深的想法，快慢之間跳得略顯混亂。當然寫法很有趣，但結尾讓我感覺迷惘。

〈搬家〉

蔡逸君：無論原先就住台北，或年輕人移居到城市，租屋會碰到的狀況，作者用各種細節表達出來。而且她是一個女性，頂樓非常悶熱，得到那樣一個廉價的空間，雖覺得滿足，但也用很多細節堆砌出都市的侵蝕，不是直接殺死你，而是一點一點消磨靈魂。後面且用一個漂亮的轉折，讓整個文本從個人拓展到租屋族群的心理，寫出普遍性。作者沒有談論所謂居住正義，而是隱隱透露自己是被剝奪的，點到即止，因為她也無能為力，沒辦法跟房東爭辯什麼，也不能說房東有錢就是錯的——非常能夠體會那種心情。

陳素芳：這篇結構、技巧都穩，應出自熟練的能手，把租屋的情況寫得很細膩，可惜沒有讓我感受到餘韻。

石曉楓：這篇是都會女子求生錄。以前念大學到畢業後那幾年，也常常搬來搬去，讀來滿有共感的，可以感受作者寫出一種都會生活共同的淒涼處境，確實是無能為力、慢慢被剝奪的感覺。可惜感動度不夠深。

張瑞芬：有關房間和搬家，這幾年的書寫不計其數。房間做為一個空間，容納個人同時也禁錮人的心靈，因此主題並不出奇。我認為這個作者非常有才氣，文字駕馭度非常高。但我很困惑，文中對話稱敘事者「妳」，可是又說穿著四角褲——女生會穿個四角褲去晾衣服嗎？後面又出現「我一向是吃杯麵的那個女生」，我被整篇的性別搞得好混亂……一個好的作者，在不經意的動作中，都要可以看到他的文字功力，不能夠出這種小錯誤，不然整體銜接會有點失序。

陳義芝：若結構從一開始就設定為「牛奶女生」，再來倒敘，可能內容都和現在的相同，但會使得文章脈絡更凝聚。第二，文中提到的海象應是心理刻畫，如果再連結得更細膩一點，會更順理成章。

〈封閉和弦〉

石曉楓：這篇最棒的地方，是藉由封閉和弦與弦之間的不流動性，比喻日子跟自己的縫隙感，也就是他跟自己的日子是無法好好相處的，一直在生活的困境裡。中間帶出電影《時時刻刻》，也對應到他的心境。作者用電影對白帶一點意識流的感覺，好像電影裡鋪陳的生活情況。後面繼續用聲音寫生活的裂縫：他在深夜洗碗，只能很小心地讓它默默碎裂，是一種對生活困境的無能為力。最後他

回到台北終於學會封閉和弦，不知道是否自己用對了力，也就是到底自己要什麼樣的力氣在生活裡存活？學會封閉和弦，其實就是在孤獨中學會唱自己的旋律，學會跨過日子的縫隙。

陳素芳：這是一篇很有企圖心、用力過度的散文，導致最後無法收束。比喻太多，象徵太多，應該刪去一些。

張瑞芬：從容感不夠，因為企圖心很大。作者可能沒有顧及讀者讀完的整體感受；如果讀一遍會不懂，就太晦澀了。文章應該是成品，而不是要讀者面對散落的素材，細細推敲並腦補沒寫出來的，再自行串連組合線索。

蔡逸君：我覺得那是屬於年輕的趣味，比如「將18攤開就是100」，或「將0對半成1」。問題是最後點出的關鍵，回扣主題，並不能說服我「由0邁向1」就沒有縫隙，因為1也有1的縫隙。

陳義芝：有些筆法的確刻意了，試圖表現得強烈，但又不見得真正產生張力。是有點文青式的表現手法。

〈變形記〉

張瑞芬：題目和卡夫卡小說趣味疊合，不過寫的是女人孕期身材變形、心理狀態改變的過程。題材並不特別，但開頭和節奏感不錯，沒有犯太大錯誤，很多句子很自然，水的意象也不錯，結尾稍弱。整體挺從容，題材表達適切，很細膩妥貼。是表情達意具水準的一篇。

陳義芝：以《變形記》寫無數人經驗過的近身經驗，動人且非常凝聚，扣住海的情境，羊水在子

宮裡和海洋的聯想合理。敘事也有情節，這麼平常的事要寫來動人也不容易，一些心理如要不要這孩子、原來血液裡已有胎兒的細胞等，是比較細膩的地方。題材不算新，但完整地將這經驗深入挖掘。

陳素芳：此篇寫法細膩。敘述完整，沒什麼缺點，但也找不出特別的優點。自問自答如果有推進會比較好。結尾終於成爲一個母親，心理轉折稍嫌不足，如果感情能多一點，我會更喜歡。

蔡逸君：爲人母心思和肉身的穩定狀態，描寫得很好。開頭動用身外和肚裡都是海洋的意象，似乎有點干擾閱讀。另外，無論什麼文章，敘事本身就是一種力量，這篇敘述懷孕帶來的變化其實非常動人，可是常常夾敘夾議，本來我有很多想像，卻突然被那些議論給打散了，好可惜。

石曉楓：除了題目有點意思，就是一篇忠實的孕程身心紀錄。一開始就出現水的意象，但水的意象已被使用太多次了，宇文正、張至忻、簡嬪都寫過。

〈無損害〉

陳素芳：是一篇較特殊的工作散文，寫水利局的職場，平鋪直敘，職業配備不足、職場角力等都寫得適度。有些地方形容詞點得剛剛好，小小的批判性也適切，即使比較少看見情感流動，但我還滿喜歡的。

蔡逸君：前面有點鬆散，沒有進入主題「無損害」，後面雖然稍微透露阻礙會自行消失，但在那之前有點太隨意，沒有處理好結構，只把他的一天日常攤開。如能組織架構，發展，過渡到後面的小破損，才會有力量。

石曉楓：從題目和題材來看，我非常期待。它自然有點瑣碎了，很多片段沒有意義。全篇筆調冷靜，收尾有意思，讓我進入思考層面：無損害是一種對生活的清潔，「沉穩地往下」是適應或沉淪？但整體來說，這個概念從實際到抽象沒有駕馭得很好，有點可惜。

張瑞芬：這種工作散文不是文學書寫的主要領域，相形特殊，就像陳昌遠《工作記事》。但此篇似乎不足以成為完整的架構，許多地方缺少銜接或說明，顯得隨意，比如整篇文章沒有扣緊題目。

〈螢火蟲之墓〉

張瑞芬：起初寫妻子內向、不喜外出，就像螢火蟲畏光怕人，其實丈夫才是害怕受侵擾之人，害怕異樣眼光。自然界中，公螢火蟲發光是為了求偶，母螢火蟲安靜等待，丈夫跟妻子也動靜互補，有性別暗示。太太內熱外冷，螢火蟲會飛到她手心，也就是靜的人有靜的力量，看似內向，實則是掌控的一方，性別上的翻轉耐人尋味。

石曉楓：一開始以為螢火蟲跟妻子的關聯性很強，一直互相映照，後來才發現寫的是他自己。寫得很細膩，可以看到這是一個體貼的伴侶，一方面會不斷反省思量對方的心情，另一方面自己的弱點也非常洞悉。這裡面有婚姻生活的體恤，也淡淡寫出無意的傷害指責，會造成婚姻的困境或裂痕。全篇看來沒有敗筆，但，有一種刻意製造的痕跡。

蔡逸君：我看到的主題是夫妻之間的親密恐怖關係，包括螢火蟲之墓的象徵。婚姻生活中，一方不經意的言語傷害到另一方，反倒後面透露的暖性讓我滿詫異的，為什麼刻意營造妻子是那麼溫暖、

可以吸引螢火蟲的人，最後還反過來安慰丈夫？那種傷害關係應是螢火蟲之墓這個象徵，是沒有出路、灰暗到底的。他似乎沒有直面彼此的關係。

陳素芳：讀起來很順卻不自然，似乎刻意地一直緊扣螢火蟲，後面的發展我也很訝異，幾乎沒有線索讓我理解為什麼漸漸走到淡淡的關係，最後突然發覺太太很溫暖？

陳義芝：開頭有不經意的語言傷害。妻子的性格刻畫不太穩，看到後頭才突然覺得妻子不那麼冷的。我也感覺此篇情節不太貼近現實人生……讀來有隔，情節似乎不真。

張瑞芬：有些人是很彆扭的，就像文中的太太，但深入了解後，她還是一個有感情、有溫度的人。因此人設上，一般人可能覺得她難以理解，事實上真的有這種人。作者挑這題材其實沒那麼討好，因為讀者很難投射感情去同情或喜歡她。

〈微城〉

陳義芝：住防疫旅館的經驗絕對是新題材，以前的人沒寫過，以後的人不知道會不會寫。微城就是旅館裡邊，這樣一個小小的空間，要怎麼寫呢？作者也不故意拉拉雜雜寫回憶，竟然都是每一天那個當下的日常記事，這很考驗筆法，沒有堆疊成死麵疙瘩。比如里幹事打電話來，她心情不好，「我」就聽了她工作上的煩惱十分鐘，彼此說加油。這是一種人與人可貴的安慰。譬如窗口看到兩人共騎摩托車裸露大腿，沒想到她這樣描寫：覺得自己像剛買回來的金魚。比喻很不凡。「過了第一個週末」，「過了一週後」，「接下來的週末」，「週一是第十二天」，不斷變化說法來推進時間。本

來也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讀來卻得興味盎然。

石曉楓：選這篇純粹是因為題材。在那樣無聊、不得不的日子裡，作者開始很細地觀察，房間外的人其實就是自己心境的投射。在旅館待久了也會自己找樂子，比方研究菜單，把吃的細節講得非常仔細，各種生活瑣碎都放大來看。但讀到最後，只有收尾有點意思，有一些平靜但很不錯的敘述，可以讓我停下來想一想。前面整體來看有點流水帳。

陳素芳：很細微的生活起居。我讀來沒什麼感覺，只覺得很新鮮，題材特殊，描寫得很細微。

張瑞芬：這篇以現在的時間點來看是很有意思，但如果三年後呢？作者文字還真不俗，比如居家隔离向外張望，「我」還不能踏出防疫旅館，形容自己像金魚的意象做得不錯。偶有佳句，很多地方都讓我覺得有點意思。

〈一天〉

蔡逸君：這是整批作品中最有震撼力的一篇，如果是真實人生經驗，這篇所運用的伏筆和小說化的編寫方式很迷人。題目取得太好了，處理手法非常特別，沒看過散文用這樣的技巧來表現父子關係，特別是可以用從字裡行間推測他父親可能是同志，電影《美國心玫瑰情》或蔡明亮《河流》也處理到父子同樣是同性戀的情況。這樣一種非常難處理的父子關係，竟然巧妙地在「一天」當中，被處理到乾乾淨淨。他的語言乍讀可能很不習慣，似乎沒有文學的味道，卻是非常風格化的文字，用專屬於他的調調說父子和家庭的情境，到最後帶父親去投票，那種和解是非常有力量的。

張瑞芬：「投票」在他們父子關係裡，產生怎樣的意義？

石曉楓：那是一年當中，除了大年夜，他們唯一能見到面的日子。他被迫跟父親長時間相處，帶他去投票所。

蔡逸君：只有這個日子，他必須當孝子，其他時候別人都可以取代。

石曉楓：這篇初讀覺得文字普通，又寫冗長一天裡所有細節，很容易就落過去。但作者的文字有一種很奇特的魅力，讓你一直想停下來思考他要表達的是什麼，尤其寫到帶父親去投票，每年只有這一天「再普通的風景都過分銳利」，就用一句話寫這段路：「抵達投票所前，我們先得穿越他的國家困境，行經他的婚姻問題，路過他的人生不幸，再折返回他兒子的沒出息。」其實就是父子之間長期的各種關係。很多今昔交錯的情境，也有一些很無奈的自嘲，最後的收尾也很漂亮，講父子關係裡情感的迷茫、欺瞞，不一定看得到，即使看到了也要裝做看不到。彼此的體恤、體貼他沒有寫，可是從情境裡都感覺得出來。

陳素芳：乍看沒什麼，後來重看，追想三個故事的問題，終於知道他為什麼沒被打，題目也都是「一種懸疑」。寫及父子之前的衝突，投票路上也很黑色幽默，包括他爸爸怎麼吃飯、拿菸給他抽，都是很生動的場景。

陳義芝：通篇沒有很誇張的情節，但讀來有驚心動魄的地方。

〈再見房東〉

陳素芳：文字舒緩，寫一個女同志要搬離租屋處，其實要講的是一段曾經的戀情，還包括她跟家庭的關係。全篇結構完整，再見房東也是再見這段戀情，因為她情感上負擔不了。結尾有點說得太清楚，但前面的結構和細節都很好，包括她跟媽媽不合、退租過程，對房東太太的俏皮形容和投射。

張瑞芬：這篇重點是女同志情誼，讀起來沒有驚人之處，寫出在台北存活的人彼此有一些情感的包容。這篇也是情感處理得很淡，但有餘味，彷彿什麼都沒說，又什麼都說了。

石曉楓：可以感覺到這篇要寫人際關係的徒然，無論跟女朋友、媽媽或房東，在所有人際關係裡，「我」都想扮演好每個角色，可是其實都是徒勞的。但是沒有真正寫到位，差了那麼一點。

一票作品

〈內向雨林〉

蔡逸君：這批作品裡它篇幅最短，用很從容的步調同時描寫植物和內心世界。情節不多，開車到田尾找樹那段非常美，寫出內向者沒有表露的情感。那麼畏縮不敢表達自己的人，遇到植栽店老闆可以說那麼多話，清楚了解植物的學名，形式和內容恰好配合得非常緊密。初讀雖感覺有點平淡，再讀卻很觸動我。這種題材在文學獎中其實不討好，一篇這麼安靜的文章，可能很難被注意到，但或許我們現在需要的正是這樣的文學，這種文學和生命形態，需要重新被認識和思考。

張瑞芬：雨林兼具兩種意象：狂暴和詩意，從題目就很吸引我。這篇是典型的安安靜靜很大聲的

作品，也不計較你是否看見它的好處。作者把植物跟自我的對應銜接得非常好，文字細膩從容。更好的，本來描寫植物跟人的內在心理，但轉而寫親子關係，也就是人種植物需要默契、培養感情，父母跟子女也一樣，很多事不必明說，他父母絕對也是安靜內斂的內向雨林。從命題到內容、意象都好，結尾有餘味。可惜我數了一下至少有四個錯漏字。

陳素芳：和父母雨中行那段很感人，可惜應該多鋪陳過程。太強調自己內向，說太多次了。

石曉楓：我完全認同逸君老師說的，也許現在社會需要的是這樣的作品。這次也看到多篇氣質類似的文章，像〈搬家〉，〈微城〉，〈再見房東〉，安安靜靜鋪敘，情感餘味是否深刻，就是每個人的感受差異。對我來說，這篇意念太單一，雖寫出對植物的熱愛，但深度則不足，有點可惜。

陳義芝：作者刻意營造一種平靜的聲音口。有些語言似乎可以再斟酌，中文語意本來有很多層次，網路時代被輕易地使用，有時語意就不準確了。每個人可以有自己的語言風格，口語有其他條件輔助，但若做為一個獨立文本，當作者隱身，對語言的要求就會更高。

〈我們的衣櫃〉

石曉楓：衣櫃和衣服很多人寫過，但這篇作者仍有獨特的詮釋方式。一開始就引人入勝，整篇是自己跟衣櫃的愛恨情仇。我很喜歡它輕快的語調，明明寫悲傷的事，但有諧趣，帶點黑色幽默，比方寫共產主義和 *overline*，尤其寫媽媽的練功服，微妙地用很當代的遊戲語彙嘲弄母親。衣櫃是畸形家庭狀態的隱喻，插入剪刀的無論是父或母，都寫出家庭創傷。從過去他穿得花不留丟到後來他媽媽穿

白衣，從頭到尾好像都在寫衣櫃，沒有情感描述的語彙，有時還帶點諧謔，但是，把所有千迴百轉的情感都表現出來了。收尾非常有味道，到底他跟母親達成和解了，或是永遠擺脫不掉夢魘？隨人解讀。

陳素芳：我倒認為最後一句多了。可能我覺得最後已經很和諧，他穿媽媽給的衣服發現合身好看，若結束在這裡很有味道。節奏明快，簡潔呈現家庭情況，也沒有抱怨控訴，而且出現的線索最後都能自然地照顧到，結構嚴謹完整，不貪心，就針對衣櫃寫，隱喻也滿好。

張瑞芬：我起初疑惑敘事者性別，看到「母子共用」才能確認為男生，因為一直認為母女共穿衣服比較合理。文字有表演欲，但刻意感也滿重的。而且開頭同一段裡出現「室友」和「母親」，我怎麼樣也想不到是同一人，懸疑有點刻意了，故意讓讀者看不懂，到後面「褪下『母親』這件外衣，我們成了室友」，才知道原來室友就是母親。

蔡逸君：這篇有情有味，寫出他的成長和家庭關係。衣櫃上剪刀插出的縫，我覺得是他父親幹的，因為文章一開始就暗示父親不在了，我才會聯想是不是父母有過爭吵。門鎖可能也是他爸踹的，不然哪會壞得那麼快？作者透過衣服、衣櫃這樣親密的物件，寫出跟人相處的舒服或不適。整體扣得很緊，沒什麼失誤，表達得非常好。

陳義芝：此篇寫家庭倫理課題，有一些令人會心又難言的況味，剛剛提到的優點我都同意。的確對於「我們」是指我和誰，有一種懸疑。從好的方面來講，會讚賞這個趣味；但若換一個說法，因為

開頭有一些情境不明的地方，我們因為當文學獎評審必須仔細去讀，如果這篇登在報紙上，可能讀者看一看糊塗了就放掉了。此外，「搬出自住」跟「還在家中」也應分段清楚。

〈沙漠之春〉

石曉楓：從一開始寫焚風，野火，巨石，還有泰跟「我」的關係，每一個生活事件都是伏筆，都是一種隱微的傷害。比方泰提議冒險，「我不會說不好」；「我」要回台灣，泰說「妳做什麼決定我都支持」。彼此之間，以及「我」跟泰前妻之間，故做大方卻其實充滿壓抑的妒意和不安——這些都沒有明寫，而用生活事件表述，人與人之間微妙的心理試探和洞悉寫得很好。作者用一種壓抑平靜而無奈的筆觸，把各種細微傷害集結起來，最後營造出來的張力很大，是像焚風、野火那樣燒遍整座山頭，因此她看見的都是岩石山脈，裸露嶙峋。此篇題名「沙漠之春」，可是非常明顯，那只是泰的沙漠之春，從來就不是「我」的。這些同樣沒有明講，情感這樣節制表達，非常成功。

陳義芝：沙漠之春的「春」是一種感情，也可以說因為沙漠裡的春天帶有一種渴望。原本可能也是這個敘事者「我」所設想的，沒想到整個都毀掉了。開頭描寫有張力，從喜悅，期待，興奮，以至於到最後整個放掉那份感情。以車子引擎有問題開頭，的確要表達的就是那種人跟人之間，必須面對，說不出來又不能不去接受的狀態。作者處理了很複雜的感情——其中有不同的國家和種族，泰又有個前妻，前妻有對兒女，女兒又很喜歡「我」，還有前妻的媽媽。看來複雜的關係，作者駕馭得很好，乾乾淨淨，沒有混淆的地方，就是透過轉接，伏筆都爲了下一個情節鋪排。比如，在沙漠的時候

自己像個「過度活潑的女兒」，緊接著「泰的確有個已經兩歲大的女兒」。描寫自己有時候爲了反應而反應，也是很逼真的心理。泰跟前妻之間的關係似乎還沒有結清，所以這筆帳很難算。能夠把難言的地方表達出來，很不簡單，譬如「前妻把兒女都帶走，留下我和泰和狼狽的殘局。」最少的描寫比例，但也感覺毫不欠缺。這是最喜歡的一篇。

張瑞芬：這篇比較像是短篇小說的寫法，對話相當多。很多散文是自言自語的形式，此篇則試圖用對話和情節鋪展整個故事，很有畫面感和故事性，血肉充足，拍成短劇應該很好看。整體意象也不錯，沙漠裡只記得嶙峋的岩石山脈，象徵心靈上感受到貧瘠或難關，這份感情沒有那麼容易跨越，是很崎嶇嶙峋前途堪憂的跨國之戀，遠方的情人又忍不住來撩一下，「沙漠一天下了以往整年的雨量」，意思是我們再續前緣吧。「沙漠之春」事實上沒有春天，滿耐人尋味，但也許因爲是異國戀的關係，似乎不太接地氣，經驗有隔。

陳素芳：此篇層次豐富，初讀就被吸引。看題目大概知道要象徵什麼，包括場景、意象、生活細節，以及漸漸點出兩人在言語上各有保留，最後兒子點破希望跟誰睡，說穿很多難解的東西，又不會很露，讀來很自然，看得出有野心，也能讓我感受到那些難處。比較難說服我的，是她台灣家人對這段感情的不看好，還有她姊姊的憤怒。

陳義芝：異國感情，有些長輩的確不能接受，覺得不可靠，而且對方結過婚又有小孩。兄弟姊妹也會爭爲什麼家人都我照顧、爲什麼你不照顧。

蔡逸君：這篇談及很多方向：婚姻，姊妹，母女，情人，還有阿公……方方面面都處理得很好，而且用的不是所謂敘述，而是對話和情節的力量在推動，借重小說的筆法，一步一步推向作者要達到的。可是，正因用小說筆法來剪裁散文，讀來感覺很不落實，轉折太輕巧了，比如人物心情的轉折，是用一句很厲害的對話或句子就抵除掉——當然，作者就是很會寫，而且把每個情境都處理到恰到好处。我想像此篇的大主題是「邊界」，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邊界，泰跟前妻有個邊界，而且他們的關係不是「我」這個外人可以踏入的……整體來看，當然不一定每個象徵都要在文中找到適當的位置，只是單挑出來看，但如果東西太多，找不到銜接點，就會感覺有點虛虛的。

所有獲票作品討論完畢。評審針對十二篇作品，進行第二輪投票，最高5分，最低1分。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

〈沙漠之春〉 15分

（石曉楓 4分、陳素芳 4分、陳義芝 5分、張瑞芬 1分、蔡逸君 1分）

〈我們的衣櫃〉 13分

（石曉楓 5分、陳素芳 5分、蔡逸君 3分）

〈內向雨林〉 11分

（陳素芳 1分、張瑞芬 5分、蔡逸君 5分）

〈一天〉 10分

〈石曉楓 2分、陳素芳 3分、陳義芝 1分、蔡逸君 4分〉

〈微城〉 5分

〈陳義芝 3分、張瑞芬 2分〉

〈天狗〉 4分

〈陳義芝 4分〉

〈螢火蟲之墓〉 4分

〈張瑞芬 4分〉

〈再見房東〉 4分

〈陳素芳 2分、陳義芝 2分〉

〈搬家〉 3分

〈石曉楓 1分、蔡逸君 2分〉

〈封閉和弦〉 3分

〈石曉楓 3分〉

〈變形記〉 3分

〈張瑞芬 3分〉

評審決議，〈沙漠之春〉、〈我們的衣櫃〉、〈內向雨林〉、〈一天〉依得分高低給獎。由於〈微城〉、〈天狗〉、〈螢火蟲之墓〉、〈再見房東〉分數接近，評審針對這四篇作品，進行第三輪投票，最高4分，最低1分。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由最高分得到最後一個佳作席次：

〈微城〉 15分

（石曉楓 3分、陳素芳 3分、陳義芝 3分、張瑞芬 3分、蔡逸君 3分）

〈天狗〉 13分

（石曉楓 4分、陳素芳 2分、陳義芝 4分、張瑞芬 1分、蔡逸君 2分）

〈螢火蟲之墓〉 11分

（石曉楓 1分、陳素芳 1分、陳義芝 1分、張瑞芬 4分、蔡逸君 4分）

〈再見房東〉 11分

（石曉楓 2分、陳素芳 4分、陳義芝 2分、張瑞芬 2分、蔡逸君 1分）

結果出爐。由〈沙漠之春〉獲得首獎，〈我們的衣櫃〉獲得二獎，三獎為〈內向雨林〉，〈一天〉和〈微城〉並列佳作。會議圓滿結束。



評審簡介

石曉楓

一九六九年生。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現任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曾獲梁實秋文學獎等。著有散文集《無窮花開——我的首爾歲月》等；論文集《文革小說中的身體書寫》等；編著《生命的浮影——跨世代散文書旅》等多部。

陳素芳

一九五六年生。台大中文系畢業。現任九歌出版社總編輯，曾獲金鼎獎特別貢獻獎、五四編輯獎。與李瑞騰編有《九歌四十：關於飛翔、安定和溫情》。





陳義芝

一九五三年生。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曾任《聯合報》副刊組主任、台灣師範大學教授。著有散文《晚來天隨筆：2020年日記》、《歌聲越過山丘》等；詩集《無盡之歌》等；評論集《風格的誕生：現代詩人專題論稿》等多部。



張瑞芬

一九六二年生。東吳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為逢甲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書評《荷塘雨聲：當代文學評論》、《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評論篇》等多部，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之《楊念慈》、《林海音》。



蔡逸君

一九六六年生。文化大學戲劇系影劇組畢業。曾任副導演、編劇、《印刻》副總編輯，現專事寫作。曾獲台北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散文獎首獎等。著有散文集《跟我一起走》、小說《我城》等。